



杭州圖書館

世說新語卷五

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峻注

明 張懋辰訂

賞譽

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愉竝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無聞。凡此世說新語 卷五

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湛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贗字不群，研求而識其要，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年三十卒。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請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王思任曰：字不肥，下便錯添安瑛。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任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游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大~~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當自神王

晉陽秋曰詎為太傅從事中郎王思任曰若手脚忙亂終是有一太傅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叅軍雅相

世說新語

卷五

二

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閉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叅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

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

劉辰翁曰

甚善有味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

下使人忘寒暑。

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
王思任曰竟有中別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

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于祿
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

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
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幸有

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
此國諱也後與妻荷簷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世懋曰逢萌梅福以
上人豈眉子輩可擬

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顧愷之夷甫畫贊
曰夷甫天形瓌特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雷之云諸人當來

尋溫元甫劉王喬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

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中郎庾敬也 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
人才性清婉 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
校尉疇善談名理嘗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斧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
勸其辭容之思於是羣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

徒左長史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廡中三間瓦屋

子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

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

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世懋曰二陸卽被禍猶爲名賢憶慕如此蓋以得見爲幸也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日子躬云入理泓然

我已上人

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爲辯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許誦

世說新語

卷五

四

許一王世懋曰註已不能解按史記涉之爲王沈沈者註沈沈猶談俗言深也談談二字見此意

言深深見許也王恩任曰時語友言映不須盡解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晉陽秋曰數頽然淵故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

虞預晉書曰遜字士稱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爲汝

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常忼懔以中原爲已

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

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名士傳曰。徵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徵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

息絕。

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平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問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其偏喚都備。其間玠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

世說新語

卷五

五

多於遠。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王舒已見王遠別傳。曰。遠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致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遠並敦從弟。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茂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曰顓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
叛迎蜀賊顓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顓至武

昌授王敦敦更選侃代顓
顓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

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王思任曰題目二字佳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侯似欲可當與餘

王應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思任曰一句不當一人不作如今騰考

世說新語

卷五

六

劉辰翁曰此
評古人處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

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

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不意句上有微言
之緒絕而復續二句妙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
劉辰翁曰傲也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言談之流靡靡
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
之峯距

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辨濟有風
標鋒擯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卞壺別
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
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語林曰孔坦爲侍
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
茂弘鴛病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
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
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王世懋曰此須
註乃得了然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按王氏譜義之
是敦從父兄子

世說新語

卷五

七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晉陽秋曰顛正情巖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據
近王思任曰言其獨立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蒼
未理齊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
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世懋曰祖約叛臣何
足爾清談真不足責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

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

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修有
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龔州刺史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
來來此是君坐

何充已見

王思任曰此坐爵耶人耶

丞相治揚州廡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
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
思讓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
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
繼相意故屢發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

世說新語

卷五

八

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
名永嘉中爲閩鼎所害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

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

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

賞

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
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
慕羨由是各譽久蘊
王思任曰儼然此後必不聞此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

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八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
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王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

庾琮字子躬 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
祖與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劉辰翁曰言表表于衆
人中卽灼然王舉之意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世說新語

卷五

九

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興縣令謹國桓彝有人偷鑿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司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呀消搖見一空宇有似解署彝訪之云興縣廨也令姓徐名彞旣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爲庾亮

劉辰翁曰此語甚不容
易不特包罩多風刺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晉陽秋曰裏簡穆有
器識故爲彞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
不死終爲諸侯上客

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
結於王應諸葛璠應敗浮游吳會出投蘇峻峻
甚暱之以爲謀主峻敗
先降任至新安太守

劉辰翁曰一樣
語病此復可也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
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晉陽秋曰杜又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
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任丹陽丞蚤卒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稗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
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

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
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說新語 卷五

劉辰翁曰
好語有味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江左名上傳曰
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
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劉辰翁曰晉
語暢處別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

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水
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

宗彊使下邳王晃
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
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
濟艱不者也

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
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
選爲車騎司馬贈前將軍

劉辰翁曰真稚恭懷抱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
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禮記曰婦人
之諱不出門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

世說新語

卷五

二

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
所不堪

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

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劉辰翁曰語自慷慨第載

爲人婦女似習有佳處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
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壘壘爲來逼人

劉辰翁曰問向
客答向客可觀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
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
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
晏然不屑也

王世懋曰劉尹慣不饒人一着

謝公稱藍田椽皮皆真

徐廣晉紀曰述
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

劉辰翁曰姦雄自相羨名德乃不之道
王世懋曰英雄相識故不以成敗論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

時無所後

王文章志曰義之高爽
奇風氣不類常流也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三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劉辰翁曰空函殆智王思任曰那得便作周公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與蚤已傾寫而

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
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

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

耳

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世懋曰觀此知林公未簡於辭

會稽孔沈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于
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沈爲孔家金顓爲魏家玉
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

沈存顓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
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黃門侍郎長琳卽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
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
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典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而與
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長翁曰
有美有譏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三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
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道上歎林公器
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
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劉尹別傳曰悅旣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
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隆
閑靜自守而已

劉辰翁曰此體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曾中

無宿物

赤玉庚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
衛將軍暉子也少有令名任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
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
思理。勿爲舅廢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旣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
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王世懋曰道盡蓋田簡文妙於言乃爾
劉辰翁曰與掇皮背真同又曰行狀俱盡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
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世說新語

卷五

十四

苦謂窮
人以辭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

中興書曰萬才器備秀
善自術耀。故致有時譽。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俊陳留人僕射影弟也
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
就。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
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氏譜曰玄度母華歆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
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悅安期

王應竝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述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五

起以卜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

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

曾見如此人不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游山水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

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具為用半趙俄而悉

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措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
今自鄉選反違之耶

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
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

劉辰翁曰
悅子自佳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遥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
然令上

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劉辰翁曰卽欲解不可而可稱數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

世說新語

卷五

十六

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溫時在
姑孰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

劉辰翁曰此一字連其人
名如諱如謚更自高簡

孫興公爲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
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
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衛氏譜曰永字君長城陽人位至左軍長史
劉辰翁曰庾言自佳沐浴何物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劉長翁曰此亦古人所未道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日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女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稽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七

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過黃門郎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途重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及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悲哀痛傷

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此則弁州刷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爲倅諫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

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

無過

世說新語

不卷五

六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大出

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劉辰翁曰費辭說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正氏譜曰著之字修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庾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文字志曰修少
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按謝尚年長於懷神穎夙
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凌濛初曰推重耳何足致
疑况劉亦堪此勿論年長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游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
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却嘉賓

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
盛德日新却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九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
自生活

鄰及弟淳從灌並
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
使人思

安比王坦之也王思任曰此非賞譽
劉辰翁曰此威儀韻度之則一見而盡

謝公云司州造勝過決

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辰翁曰不可解亦不足取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充飲酒
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修齡王胡之小字也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傲朗

晉諸公贊曰祖納少有清稱王思任曰晉人常在舌間轉一字作生淨

劉辰翁曰一字是病一字是德按傲字諸本俱誤爲傲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辰翁曰鏃鏃詭意正是病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江灌已見王思任曰此正能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

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阿興王
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劉忠簡傳

柯一作打又作竹
王思任曰言味不在稜葉
劉辰翁曰五字最妙

劉本註言如茗之柯小
實非外博而中虛也
楊慎曰韓康伯雖
無骨幹然亦膚立膚立當是茗柯之反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似人

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

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

唯舅是許允婿

世說新語

卷五

五

晉諸公贊曰堪字泄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
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

太尉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
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恢既棄子遂無復後嗣為有識傷惜
劉辰翁曰誅語如此千古如生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
公子中最知名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三國
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王世懋曰

註駁是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郗。共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陳夢槐曰。寫得婉致清妙。

殷允出西郟。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

世說新語

卷五

五

生開美度。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劉辰翁曰。此語疑勸袁勿友殷。自衰其美。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王世懋曰。不言劉尹而言子敬。甚妙。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郗容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易有。雖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

王謝不通事別見。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謝曰身不瀟灑。君道身

最得身正自調暢。

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劉辰翁曰語不足道而神情自近。愈見其真。

劉本註謝謂身本不瀟灑以其言已得其當故襟懷自暢爾似戲辭江左諸人措辭多如此。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瀟灑相遇其復惜惜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范甯王忱竝已見。劉辰翁曰相佞。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

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
訝服。

天錫已見續晉陽秋曰
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
隙，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
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
濯濯。

晉宏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
及竝登朝，俱爲主相，相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
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
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

世說新語 卷五

王四

主相諧睦，吾徒得勗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
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
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
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已也。忱雖心不
負恭，大而無以自亮，於是

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
劉辰翁曰：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又
曰：名流自別。王世懋曰：佳句似賦。陳夢槐
曰：讀此令人自遠。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
清疎。

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劉辰翁曰：羅羅俚語。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有

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
劉辰翁曰正是刺議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

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劉辰翁曰苦語痛事

品藻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

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

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

禮居八俊之上

卷五

三五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雷囿人通達有雋才博學

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練仕至左中郎將爲

王允所誅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

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謝沈漢書曰

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寶武劉叔陳蕃薛瑩

漢書曰李膺王暢首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

典爲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爲

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

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

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
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文士傳曰。續字公紀。幼有雋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續。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

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瑯人有德行。義舉爲大司馬。

劉辰翁曰。亦提。變化語。卽駿馬所致。亦如此耳。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

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

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

其言。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面別。風聲流聞。

遠近稱之。劉辰翁曰。有懷其人。按仗。劉本作伏。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

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

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

魏志曰。誕字公休。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

王世懋曰。後兩語。正自推尊武侯。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

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王世懋曰亦似得之。但未及其正骨耳。

龔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頴樂廣友善。遣見之。頴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見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竝爲後出之儔。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荀綽龔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儔。爲裴頴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王世懋曰。世說意已定。樂優於裴。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王隱晉書曰。

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蛟螭。及長。美風姿。有才藻。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

為賊所殺
按劉本作鮮明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

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敦性疆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
若斯微狠豈憚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

王世懋曰亦未
可使謂不然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

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正巍然以德望稱之

王劉辰翁曰兩
語各可觀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

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入

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

止

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劉辰翁曰此語庾目中無王王目中無庾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嶮

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巍然不羣
劉辰翁曰嵯嶮猶全言牙槎又曰得體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

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陳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有勝情。達集爲朝廷之望。故時以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頽曰敕。時論以頽比鄧伯道。敕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頽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敕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劉辰翁曰。此不過江語。亦隱約。劉本註不過江。卒于度江前也。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九

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未詳宋禕。

王世懋曰。宋禕是綠珠女弟。劉本註言王近粗俗。不如謝之冶。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鯤。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

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
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
問三反

劉辰翁曰人人同
王思任曰猶存一半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
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
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
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
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
謝故邪

劉辰翁曰有尊謝卑何之意
郗司空家有儉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

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鑿長
子也淵靜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游歷會
稽內史侍

中司徒

劉辰翁曰儉奴北人又曰語甚存氣
凌蒙初曰輒問於回薄態可掬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

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劉辰翁曰。如此更高。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僞傷其道。

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適唯臣濬僞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劉辰翁曰。篤論。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劉辰翁曰。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妙於自誇。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

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

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思致。卿自

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

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

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

心無所與讓也。

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

劉辰翁曰語煩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邪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
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劉辰翁曰冷而無味

殷侯旣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
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劉辰翁曰此語能長人格價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
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居
然自勝。

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中

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
巖有才學歷升陽尹爲吳興太守
大得民和自勝指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棺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
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

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虎衛玠小字。或問玠。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日阿奴比丞相。徐達清長。

劉辰翁曰。謂皆勝之也。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

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西陽即孔巖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

劉辰翁曰。非謝公問弘度。答那知許事。王世懋曰。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

教語。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

委濛初曰直是自相誇勝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劉辰翁曰韶令亦屬矜持

世說新語

卷五

三十四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劉辰翁曰人人有區別正坐失士卒情處可以爲戒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詩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劉本註此皆語門人弟子之辭而同章受之不忍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欬言

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辰翁曰。自佳。陳夢槐曰。存情有景。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劉辰翁曰。甚未可也。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

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耶。

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謂能多出有也。

劉辰翁曰。不甚可曉。然可用。似謂田宅所屯聚也。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悖。悖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士傳曰。敬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

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陳達別傳曰。達字

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粲。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領梁淮南二

郡太守。

劉辰翁曰謹知二賢
只見謝公清潤耳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辰翁曰語
強然有思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
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李贄曰才藻
馮敵高情

郗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
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
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世說新語

卷五

三十六

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
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爲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
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庾和已見

王世懋曰道王北中郎恰得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勳
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任至中書郎未三
十而

卒

劉辰翁曰似佞
其子而黨林公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

知之者無取其體。

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劉辰翁曰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

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

超拔支乃過殷然臺臺論辯恐口欲制支。

劉辰翁曰便是爭名。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

世說新語

卷五

三十一

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

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蜎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

至尚書郎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

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王世懋曰道季此言亦殊有生氣王世貞曰人雖不相蒙意實有會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君家道衛

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

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

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劉辰翁曰謂不聞說庾勝林耳又曰只是平句

謝邊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減貶

七賢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成戎伶朗達有備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減貶此言謬也

有自誠然不言熱是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李贄曰自好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

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

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

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真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

王思任曰添一外字便韻

王世貞曰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擬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貴令也自趙孟頫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王孝伯問謝大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

典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

世說新語

卷五

三五

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曰若公言並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

王劉之標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

非不能逮直不逮

言據質而倏文也

王世懋曰孝伯自私其祖

未爲公論畢竟劉勝王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曰彥伯已入

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播撻自難爲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世懋曰：足

窺子敬狹中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贛子敬賞并丹高絜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陳夢槐曰：俱有勝氣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誅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十一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

王子敬問謝永嘉，實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劉辰翁曰：鈔撮猶撮拾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領軍。王淪珣之父。

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世懋曰：亦自尊其父耳。王中郎語可便勝。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融謂條暢也。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十一

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

凌蒙初曰：最好答法。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中興書曰：謙字敬祖，冲弟。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
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
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去朔
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
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
罪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
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

王世懋曰本郭舍人事
附會東方生以為奇

世說新語

卷五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
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
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
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
音聲以孝廉為郎上問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
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
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

私事坐
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
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儒

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

所一
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崩
謚景皇帝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十五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
王世懋曰忠臣之言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

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

王世懋曰何晏悅而不
釋差勝郗勳無救敗亡

晉武帝旣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
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
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
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于豫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十五

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
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
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爲之損

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
軍知名早卒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

武帝時爲幽州刺史

劉辰翁曰悲夫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

闔行呼婢曰舉郗阿堵物

劉辰翁曰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僥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凌濛初曰遂斷不足
紀一酣而斷乃有致

世說新語

卷五

四五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

鯤別傳曰鯤之諷

切雅正皆此類也

王世懋曰此乃真名言

劉辰翁曰終是晉人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
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棧登聞鼓猶
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曰身
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
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
之張聞卽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
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
有如此始不卽知蚤已毀壞

葛洪富氏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
中興書曰闔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六

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
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
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
乘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

劉辰翁曰門
情字可稱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觀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
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
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垂別必欲言其所見意
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
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冰衿而出不得一

言

劉辰翁曰：爲得鄭重可憐。王世懋曰：欲得情狀如畫。冰衿二字未解。凌濛初曰：冰衿意者寒戰也。人怒極恒有此。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王世懋曰：如此何遣從事爲。

世說新語 卷五

四七

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遵與俱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閨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誦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陸碑曰：遵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鎮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劉辰翁曰：謂放火階亂語稍不白。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

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鄉良箴

王世懋曰卽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羅君章爲相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旣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寄其意而不責也

弇州以此入寵禮

世說新語

卷五

四八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王世懋曰此規大益交道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鏝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佳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劉本註言東亭雖不惡那得及王琨也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劉本註見半面病狀也消息所患令善淨疾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世說新語

卷五

四九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旣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彛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

伏誅

王緒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

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並國寶與緒亂政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大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後什廷尉賜死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世說新語

卷五

辛

世說新語卷五

終

世說新語卷六

宋文劉義慶撰

梁陸劉峻注

張懋辰訂

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椽魏武
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
竟曰門中活濶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修字衡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
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後爲武帝所誅

世說新語

卷六

人餉魏武一極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
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
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
幼婦外孫壻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否答曰解魏
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士聖魏武乃曰吾
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
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壻
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

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劉辰翁曰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凌濛初曰伯喈故好作此無謂語焉得不和論衡於帳中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衆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裨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劉辰翁曰以上四則皆德祖之所以可惜所以致疑也傷哉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

世說新語 卷六

二

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敬飲帝怒此則近也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賤暗遣賤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
武得賤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
曰京口酒可飲箠不可用兵可使晉陽秋曰大
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楨及袁
真等嚴辦楨以羸疾求退紹大司馬領楨所任
按中興書楨辭此行溫責其
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劉辰翁曰此等後
人不能亮也哀哉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
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旣疲倦俄而乘輿回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
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

風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
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箒飯落釜中
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
乃俱竊聽炊忘箸箒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
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
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因宴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泰宜祿阿鯁亦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劉辰翁曰字形語勢皆稱奇事奇事王思任曰不美孝童但恨淫賊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世說新語

卷六

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顧澄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潛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見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

世說新語 卷六

五

簡文帝善言理也
劉辰翁曰不盡答而與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靈寶玄小字也

風采豪爽

不飛燕也其問其姓答曰人王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

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身觸。撞死。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駟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千里。王乾開曰。王大將軍白請鼓吹。桓宣武上馬舞。稍各以技養。輒不讓人。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世說新語

卷六

六

鄧粲晉記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劉辰翁曰。自是可傳。傳此者必王。思任曰。英雄事無幾。一人來。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

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魏武帝

樂府詩

劉辰翁曰。老賊故自豪。此意尤可憐。王世懋曰。四則皆處仲至此欲盡。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武。

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并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劉辰翁曰如此復何請爲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叅軍告朝廷
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
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
三千兵禦鄜令上王聞之而去

阿黑敬小字也王思任曰催攝面去猶云快
快汝拾嘴臉去也禦鄜令上明謂縛在高處也

劉辰翁曰似謂檻致之
耳古言俗字容有通用

世說新語

卷六

七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
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
行頌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
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
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敏才能豐贖及繼兄亮
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
杜友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
輩宜來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仕耳
其意氣如此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

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劉辰翁曰馥心不服桓故優王以劣桓然桓寔勝王王世懋曰敦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溫所以歎爲可見。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世說新語

卷六

八

劉辰翁曰溪刻雖不可知要是苦語。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劉辰翁曰小名鎮惡遂能斷齋
第不知當時桓溫媿此見不

陳林道在西岷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
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
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晉陽秋曰達爲西中郎
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陳夢槐曰
可悲可歎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
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離騷九歌少
司命之辭

世說新語

卷六

九

劉辰翁曰此
復何足語人

桓玄西下人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
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誅云簫管有遺音
梁王安在哉

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典書曰初桓
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
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
籍誅阮籍咏懷詩也

劉辰翁曰以
此爲達可笑

容止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

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王世懋曰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劉辰翁曰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熨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來顧影

世說新語

卷六

十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任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劉辰翁曰何其開爽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

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僂俄若玉山之將崩。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

世說新語

卷六

十一

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頽。不持儀飾。語林曰。安仁至美。每

行老姬以果擲之。滿車。

劉辰翁曰。理不犯羣姬。何至委頓。王世懋曰。太沖縱醜。未聞醜人必爲羣姬所唾。好事者之也。談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黃暉曰。好摹寫。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入王故事曰岳與
湛著奕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天甫
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
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有人語王戎曰嵇廷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
曰君未見其父耳

康已
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
世說新語

卷六

十一

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黃輝曰寫得裴
令公容采飛動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
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室宙
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
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
照人
劉辰翁曰覺甥之好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

王氏語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或不勝乎羅綺

劉辰翁曰婦人語陳夢槐曰此語足表洗馬雅弱風流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世說新語

卷六

十三

此則余州所刪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

玠

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思任曰晉人之好外如此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

言

劉辰翁曰太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儉

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劉辰翁曰諸許猶言一切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_{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及見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温船後聞

世說新語

卷六

十四

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萑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蒼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于石頭御膳不具

王世懋曰陶士行不能殺元規未是英雄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

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任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
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
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
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
雖柔心應世屢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

山水

劉辰翁曰觀此語元規魏哉可想 又曰王意
重殷 王思任曰一時清美豪逸如對畫秋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
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世說新語

卷六

十五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
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
僊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
見杜弘治耳

江左名士傳謝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
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
劉尹道桓公鬚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
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
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
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
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劉辰翁曰
英物爾醜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欽袷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凌濛初曰便似評其書法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

世說新語

卷六

其

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

道仁祖企腳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擊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

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

似世中人

敬和王洽已見

劉辰翁曰雪中宜爾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
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
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公亦
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續晉陽秋曰帝美公姿
舉止端詳僕射謝安

王世懋曰此來亭媚
語安石恐來前便沒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
朝霞舉

劉辰翁曰與
神君語映

世說新語

卷六

七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
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劉辰翁曰意態
略似但不成語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黠黠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
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
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
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長仁已見
說是庾亮

按住劉本作往

世懋曰庾亮為是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
有蛟山中有邗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
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
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
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

世說新語

卷六

大

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
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
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
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

子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鮒吳郡陽
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

州郡所棄

遺跡一作白額

晉陽秋曰處仕

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
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
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左

右勸退處曰此是吾

授命之日遂戰而死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听
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峰穎雖
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
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
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
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世說新語 卷六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

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

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

石崇甚有欣色

劉辰翁曰敵石崇亦何等語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

表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覆中護軍昶恭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傷逝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王世懋曰世說惟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劉辰翁曰不應送客盡能驢鳴

王濟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

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

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

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遊若幽河

陳夢樾曰

二語痛絕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戎喪見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世說新語

卷六

王

王世懋曰妙語實境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葬南昌城許徵墓東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又大慟遂不執孝

子手而出。

庾亮見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見若在初沒

王世懋曰聲有餘痛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衍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午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舦歌曰庾公上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旆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劉辰翁曰皆無棟獨遺此第資後人筆墨耳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屣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

濠別傳曰濠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較弦於鍾子推已外

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
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僞朗有理義遁甚重之。

王世懋曰支公乃爾耶名理何在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

殞時可道公往臨殞一慟幾絕

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惜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

世說新語

卷六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

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

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生觸物悽懷其為

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

羊綏已見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閩謝喪便出都詣子

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

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紳刀約不聽前曰官平生

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未
婢手而退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
既珣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法

護珣小字未婢謝琰小字琰字瓊度安少
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思所害贈侍中司空
劉本註乃乃
謝公部下吏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
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
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
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獻之以泰元十二年卒年四十五
劉辰翁曰亦是何物語可用言情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椽桷惟
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
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善曰賢從情所信
寄暴疾而殞祝子之歎如何可言

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
無競美姿容美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卽
欣從祖子路亡子子憶
天祝子何依曰覆者斷也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令
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而息息作此詆突。詎允
天心。

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
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

樓逸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
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郝巖側。籍登嶺就
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
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爲之
教。樓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
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
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
顧看迺向人嘯也。

世說新語

卷六

三五

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
曾懷問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
嘯相和亦近乎
目擊道存矣

王世懋曰有爲之教四字甚深。袁中郎曰嗣
宗語意微妙牽率。樓神導氣在山水間爲俗談
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響。真意所
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嗚呼。世無發其蘊者。故不
也。鳴也。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巢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子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求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思任曰不如上則佳遠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世說新語

卷六

三十六

康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廡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覺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論不輟承和中卒廡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

去

武字景則廡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劉辰翁曰如云借看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任答曰予
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蕩人驃騎將軍充
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
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
德皆稱之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

讓不受

劉辰翁曰古無此語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
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
以過此。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

世說新語

卷六

七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
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
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于陽岐于時符堅臨
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許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
船往迎贈賈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
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
脩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

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

鄧粲晉紀曰。驥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驥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旣柱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驥之。然後乃還。拂桓禍與冲言。父使驥之自持濁酒。葢菜供賓。冲勃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驥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孀疾將死。謂人曰。嗚呼。劉長史當理我耳。驥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劉本註乞音氣。王世懋曰。註尤佳。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

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

世說新語

卷六

三六

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藿之下。絕人間之裏。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

無悶卒不降
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
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
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徃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
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
堪遂出

僧淵
已見

戴安道既屬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
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

世說新語 卷六

三九

家弟不改其樂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
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戴氏譜曰達字安丘
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任至大司農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
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筐苞苴
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劉辰翁曰
小辯有禮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
便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道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

約瓊小字

王思任曰或一偶爲之耳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

世說新語

卷六

三十一

可以累心處都盡

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掾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古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歎死會稽人土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世懋曰此許故未易當

賢媛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

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

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詠之何益故不爲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徵行過且見而詭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飛燕嬖妬如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
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
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鬼時過因不復前而歎
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
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
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
祖納於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
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世說新語

卷六

三三

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躄妻潁川趙
氏女也才敏多覽躄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
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
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
凌濛初曰便是無非無美本旨
王思任曰超躄入聖之語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
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
桓果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
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
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
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

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任魏至衛尉卿少子儂字德如有俊才而筋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王世懋曰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見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卒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

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澆文多不錄世語曰允二子

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

王世懋曰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付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當重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

王世懋曰讀史至王章妻王經母未嘗不流涕也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

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當以我度爲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虞預晉書曰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魏司徒和子任至司徒 王氏諱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

不錄之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

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諫徒樂浪。賈氏譜曰：郭氏名玉，黃，卽廣宣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卽齊王妃。王隱晉書曰：賈后字

南風爲趙王所誅。

世說新語

卷六

三十六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魏氏志曰：王和字文舒，仕至司空。汝南

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

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奴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劉辰翁曰 兩婦著書

李平陽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䟽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世說新語 卷六

三七

李重巴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泰州刺史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 爲齊王所誅

劉辰翁曰試 語大毒害事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

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緒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

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去矣至若遇齒

入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

初加安東將軍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妾耳

劉本註方幅猶言幅員也卽天下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達

素知名舉孝廉投偃宿于時冰雪積日偃室如懸

磬而達馬僕甚多偃母湛氏語偃曰汝但出外置

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剗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

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達旣歎其才辯又深愧其

厚意明且去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

君宜還偃猶不返達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

美談偃迺返達及洛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

獲美譽

達未詳髮一作髻晉陽秋曰偃父丹娶新

滄湛氏女生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

續以資給佩
使交結勝已

劉辰翁曰富貴可致此髮不可爲
也凌濛初曰不堪再遇一客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柑鯁餉母母封鯁付使
反書責俛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
吾憂也

偶別傳曰母湛
氏賢明有法訓

劉辰翁曰
真陶母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
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
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
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世說新語

卷六

三九

續晉陽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別記

李神色開正辭甚懷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日
阿子我見汝亦憐
何泥老奴遂善之

劉辰翁曰
何其傾吐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
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闈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
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
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摺

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希已見玉臺庚友小字庚氏譜曰友字惠彥司
空永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庚氏譜曰
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

弟友當伏誅子婦
桓氏女請溫得宥

劉本註言足短不能自行因人而行明
其無他然子婦稱其小字不以為怪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

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劉夫人
已見

王世懋曰此直
如耳何足稱賢

世說新語 不卷六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
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

故桓公大笑箸之

桓氏譜曰冲娶琅
邪王恬女字女宗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

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司空惜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淵鑒少子性
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充

二州刺史

二謝安萬

劉辰翁曰語悉
世情所以存省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封胡謝韶小字過未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弟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過未封謂朗過謂玄未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過謂玄未謂韶也劉辰翁曰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

世說新語

卷六

四

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鞠卞範之母未河鞠之外孫也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夫人玄之妹

王世懋曰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矣妹當爲姊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門女名馬頭

謝遇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劉辰翁曰晉時尼輩亦能道此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世說新語 卷六

聖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闐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術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闔解遂調律呂正雅樂

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黃禪曰讀此與蕤賓鐵羅想見作樂之神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劉辰翁曰薪豈知勞而煙氣亦異耶

世說新語

卷六

四三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前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

渡

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卽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

癖對曰臣
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
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
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
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
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
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世說新語

卷六

四四

劉辰翁曰致問
無型致能來耳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
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
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
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驪
十餘家南渡
江居于暨陽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去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
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
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
厄釋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
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
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

世說新語

卷六

四十五

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
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臍而針之須臾兒下羊
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
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
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
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爲診
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劉辰翁日診之似達楚方又隆無益盛
德凌濛初日寫得般餘宛轉可於

世說新語卷六

終

世說新語

卷六

四六

世說新語卷六終

世說新語卷六終

世說新語卷六終

晉書

般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

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

云小大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

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

詩 寒氣脉日氣骨痛纏綿連年不絕
隆氣余日痛之則愈矣又謂益盛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